佛學半月刊

發行處 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佛學書局 電話二五五二四

講演

在上海覺園佛教淨業社第二次開示

通賢

前天我曾將彌陀聖號。及修持之法。略說一過。今天再將念佛法門的大意。與諸位談談。淨土法門。是三根普被。九界全收。機不分優劣。行無問聖凡。只要信願持名。七日中。一心不二。即可帶業往生。一生就可成佛。故此念佛一門。是微妙難思。大乘之道。世尊以憐憫心切。設有人請問。就說此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的法門來。廣度末世多惡多障的衆生。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以念佛得度。又無量壽經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衆生聞此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所以念佛法門。不論富貴貧賤男女老幼。祇要信願念佛。一人念佛。一人成佛。十人念佛。十人成佛。乃至百千萬億人念佛。百千萬億人成佛。眞所謂萬修萬人去也。古德云。念佛法門猶風帆揚于順水。直到彼岸。其餘法門。如蟻子上于高山。因念佛仗他力。容易往生。其餘法門。雖門門皆可入道。可是要全仗自力。煩惱斷盡。業債還淸。方可解脫生死。但自力弱。如欲了脫煩惱生死。眞是千難萬難。若煩惱稍有一絲未斷。生死便不能跳出。善導和尚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可以豎該五時。橫徹八教。又可爲三藏十二部之心要。因世尊住持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諸大尊者。結集經。律。論。三藏。然經藏所詮者是定學。律藏所詮者是戒詮之文學。論其所詮之義理。不外乎戒定慧三學而已。戒乃防非爲義。若能以一心念佛。諸惡自不復作。即戒也。定能除散爲義。若一心念佛。心不異緣，即定也。慧乃明照爲義。若觀佛聲。字字分明。亦觀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如是念佛。即戒定慧。俱在其中矣。又如一心念佛時。放下身心。萬緣頓捨。即布施波羅密。一心念佛。逆來順受。大慈悲心。充滿胸懷。即忍辱波羅密。一心念佛。念念無間。即精進波羅密。一心念佛。湛湛寂寂。一心不二。即禪定波羅密。一心念佛。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羅密。故曰一句彌陀。即三藏十二部心要也。因三藏十二部。以及無量法門。都可收羅在一句彌陀大願海之中。故念佛一門。可謂華嚴奧藏。法華秘髓也。如華嚴經。廣談蓮華藏海。善才五十三參。至其究竟。仍以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法華明一生成佛者。只有龍女一人。淨土念佛法門。只要信願持名。皆可往生極樂。一生成佛。經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身補處。其數無量無邊。非算數所能知之。』此即念佛法門的殊勝微妙難思之功能力用也。諸位遇此法門。不要當面錯過。以淨業行持爲要務。因失人身是容易。得人身是很難的。趁此人身。請將這一句彌陀名號。綿綿不斷執持。以此一句彌陀之念。即是破地獄之猛將。即是斬羣邪之寶劍。即是開黑暗之明燈。即是渡苦海之慈航。即是出輪迴之徑路。故請諸位安樂亦念。痛苦亦念。行住坐臥俱不離這念。念到一心不亂。具足信願。到了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親垂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永無衆苦。但受諸樂。畢竟成佛。請諸位不要虛過光陰。還是勇猛精進的念佛吧。（完）

編者 佛學半月刊社
地址：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廿號
上海愚園路一五四號 佛學書局發行

半月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三元

郵費外加不通郵件可作信寄

第十二卷第九號
第二百七十六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期要目

第12卷
第9號
第276期

文錄

觀音名號之解釋

寄東

問曰。觀音名號。據法華經言。若有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因緣。名觀世音。楞嚴則謂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故觀音名。遍十方界。註者謂由我不隨聲塵所起知見。惟倒旋聞機。反照自性。是不自觀音以觀觀者。由前之說。則是捨自觀他。由後之說。則是捨他觀自。二說之間。可有一通融說法否。

答曰。由前之說。所謂尋聲救苦。菩薩大悲之成就也。由後之說。所謂反聞成道（經云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菩薩大智之成就也。菩薩悲智雙運。非智無以成悲。非悲無以顯智。相爲表裏。二說本相成而不相礙。安用通融爲也。良以衆生受苦。稱名求救。此時菩薩即聞衆生稱己之名。隨即反聞自性。不觀其聲而觀觀者。觀者何即聞性也。此聞性即覺性也。覺性融通。菩薩衆生原無別異。菩薩所得圓通之功。全在覺性發出。衆生所得救度之效。亦在覺性受用。故能如響斯應。而且即得解脫也。然則觀自（觀觀者）爲度苦之因。觀他（觀稱名）爲度苦之緣。觀自則自利（菩薩因地）。觀他則利他（菩薩果地）。觀他亦自利（菩薩因地）。觀自亦利他（菩薩果地）。自他不二又復須知楞嚴經云。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者。乃衆生自觀其稱名之聲。此在衆生爲自觀。在菩薩爲不自觀。菩薩不自觀而能度生。前已言之矣。衆生自觀而能得度。其理云何。曰。衆生雖無反聞之功。然當其受苦時求救心切。稱菩薩名。一心不亂。此時苦也不知。稱名也不知。頗合反聞之妙（所謂暗合道妙）。即此一心稱名。聞而不聞。在衆生聞性上。顯出菩薩反聞之功。（蓋衆生聞而不聞正是菩薩聞。菩薩聞而不聞即是菩薩反聞）。菩薩反聞之功。在果已成度苦之效。此度苦之效。今在衆生聞性上顯。即成衆生之自度。故亦且即得解脫也。此段經文。足以破除迷信者之要求菩薩度苦心理。乃佛教中之無上要義。然則觀音名號。具足四義。一觀自音。二觀他音。三觀自亦觀他。四自他俱不觀（菩薩之反聞。衆生之一心）也。

南通餘東彌陀殿佛教淨行社緣起文

李德昌

如來說教。法門無量。隨依一法。以大菩提心修之。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於修而未證之前。不無難易遲速之殊。求其至圓至頓。最簡最易。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爲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作人天凡聖證真之捷徑者。無如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念佛法門。兼仗佛力。仗自力非斷惑證真者。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願真切。即可高登九蓮。當此末法人根陋劣。欲于現生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則收功甚難。況淨土法門。法法圓通。如浩月麗天。川川俱現。水銀瀉地。顆顆皆圓。不獨于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者。爲覺路金鍼。即于救世化民安邦定國者。亦大有裨益。吾鄉地雖褊小。佛社早立兩所。東有淨蓮。西有淨業。十餘年來。信願念佛者。竟有數千。持齋守戒者何至數百。利益地方匪鮮。感化成績卓著。以故本廟住持寂真大師與李昌榮江景春等發起組織此淨行社。所以繼二社而成立也。殿中所供三尊金相。潮湧而來。乃西方三聖也。故名彌陀殿。昔年風災暴作。正殿後壁震倒。翌晨衆趨視察。異哉佛龕連台香案大鼎鐵燭杆一齊移前一丈餘地。金相端然。觀此希有之靈感。宿具殊勝之因緣。今設淨行社。與餘二社成爲鼎足。互相參贊。宏揚佛化。善莫大焉。二社以朔望爲佛期。本社定於二弦。深望同社諸君踴躍精進。自修之餘。尤當發心利生。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修身之根本。具信切願實行持名作出世之階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倡仁厚之俗。舉禮讓之風。經云。教化衆生。令捨五惡。降化其意。令持五善。此正我佛於五濁惡世所行之難事也。可不勉而行之哉。

傳記

陸水範居士生西記

韓覺安

居士。名海望。初名鴻初。字水範。吾姚北鄉二塘頭人。早歲畢業北大農系。曾任前北政府農礦部技士。復任浙江農專教授校長。旋長省農業試驗場場長等職。淡於名利。嘗萌出塵意。乃於其五十初度。毅然擺脫。旣告退休。復

。不娛輪景。民廿二年。始息影於城北節孝祠之縣佛學會。精研佛理。歸心淨土。越二年。鑒於地址狹小。不敷應用。與諸會員商議。發起另建新址。俾垂久遠。以資宏化。於城北金鎖橋間。籌款購歸舊屋。修理完整。煥然一新。遷移之始。頗遭魔折。居士堅持。克底于成。厥功甚偉。即今佛教居士林也。居士仍任主持。早晚領衆念佛。十年來如一日。今歲壬午仲秋。十八日患痢。至廿二日病劇。其族弟婦鄭氏等護侍。翌日其姊胡氏等亦來料理。並延尼師林友助念。余亦隨與。廿四日晚。居士告其姊及余言。菩薩已在。囑速燃香。疾若稍減。次日天熱。又劇。午後未刻。安詳而逝。歷數小時。體冷頂熱。平時信願真切。臨終助念得力。其往生也決矣。生于光緒辛巳二月初六日酉時。享壽六十二歲。子三孫七。咸旅外埠。余與居士。雖屬友誼。以師事之。愧余不文。聊誌芳型。民三一年。古曆八月廿八日敬記。

張母薛太夫人生西記

盧廣輪

張母薛太夫人者。中國玩具工藝社主張君協明之母也。為人慈善。身素健康。忽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感冒頭痛。發熱口渴。臥床不起。次晨張君延醫診治。服藥即嘔。母云。我年已老。世壽已滿。不能再住世上。你們不要再給苦水我吃。希預備後事。張君不忍。猶延名醫。診治數次。毫不見效。病勢益重。母亦不肯吃藥。張君乃與其妻池氏。遵命準備後事。三十一日病益危。張君有知友盧廣輪者。家住鄰近。曾受皈戒。長齋念佛。素以願生極樂為志。時知張母病危。即往詢問。與張君談曰。汝母曾吃素念佛否。母聞之答曰。我吃齋當持名若干。平日常念阿彌陀佛。我病我現在。還是念佛。張君曰。我母吃素已有四十多年。現在方才念佛。盧君曰。甚善。即問張母曰。老太太。你下世還是歡喜去投胎做人呢。還是歡喜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見佛做菩薩好。母曰我願見佛做菩薩。盧君告張君曰。汝母念頭甚正。如照我言辦去。決定能生西方。第一老太太自己要念佛。第二全家人等要跪下來助念。第三兒女人等切不可哭。只管念佛。第四房內不許他人來嘈雜。第五不可叫他。第六如氣已絕不可揩身換衣。要先焚化路引念佛送他往生。要到全身冷盡。方可哭。方可揩身換衣。張君曰。先生所言。均可依行。議定。盧君即反家洗淨手面。即往張家。在張母床前焚香向西跪祝。禮請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本師釋迦牟尼佛。及十方諸菩薩衆降臨。即念阿彌陀經後令全體人等齊聲念南無阿彌陀佛數千。時至十二點。盧君方歸。殆至三十二年一月二日夜九時許。張母病急。盧君又往。見張母兩目反白。不省人事。氣喘頗急。盧君即又令大家一齊念佛。如前日之法。其時張母忽然大開眼。睛珠活動轉視。顯出神彩。面現紅光。氣喘轉平。口說見有兩童子立在床上。盧君問曰。張母。佛菩薩來接引。你見否。答曰見。又問你往生西方去好否。答曰好。遂不復語。時房內大衆聞異香撲鼻。盧君囑加緊念佛。至次晨五時許張母遂於念佛聲中安詳而逝。為焚路引時。灰皆西飛。盧君探母全身皆冷。惟頂門火熱。張君及其家人。均仍念佛不哭。逮至上午十時頂溫已過。遂為揩身換衣。體軟如棉。十一時送至錫金公所。至下午五時大殮。享壽七十有三。按張母生西。全賴助念有方。盧君之功。抑亦賢子孫之力也。

先姊趙智通優婆夷歸西事略

趙蒼叔

智通居士。予同胞姊也。青年守志。侍翁姑。撫子女。孝慈兼至。人無閒言。操持家事之暇。輒禮念觀音。一心念佛。九華普陀天竺諸山乃至燕京名剎。朝禮幾徧。皈依印老法師西藏班禪教主雍和宮白尊者於普陀南都講經法會。太虛圓瑛能海諸法師暨范古農老居士等講席。莫不親承法海。應事接物。一秉釋尊遺教。慈悲方便。護法度生。數十年如一日。民國廿年受持優婆夷戒於金陵古林律寺。自是蔽衣一食。禮念精勤。早誓出家而緣未具足。塵勞佛事。處之泰然。去春周甲。私幸克家有子。含飴有孫。世網可脫。滿願可期。乃夏聽經于清涼山。冬禮懺於長干里。畢生勤苦。精力就衰。歲臘始患足痛。少愈弱親祭祀。布置歲朝。一如常人。繼患胃痛嘔吐。預知歸期。召語訣別。未病前曾囑依佛制料理身後。除夕寅初。命子彭年勿侍寢。獨自下牀淨手。從容上牀。高聲誦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其子聞聲趨視。吉祥而臥。氣已絕矣。沒三日殮。面貌如生。嗚呼。所謂身無病苦厄難。心無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者。非耶。抑又思予甥生於除夕。今姊又沒於除夕。殆姊隱示其子終身毋忘子生日即母沒日。艱苦撫子卅餘年。而今而後要好自為之耳。噫。姊之願力。其真不可思議矣。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姊之生平。庶乎近之。嗟予浩劫餘生。百感叢集。既未能滿姊出家之願。又未能送姊遺囑如佛制荼毗。此則予之過也。含淚書略。以明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并為念佛功行功不唐捐者勸。

佛學答問

答江仁宗居士問六則

幻庵

問　一、金剛經之分第本非經文。但幼年習熟順口。不念不順。究念與不念。乞示。

答　既習熟順口。進念亦無妨也。

問　二、請教念佛與閱藏功德孰勝、

答　閱藏得聞慧。念佛得修慧。雖念佛爲勝。然聞思修爲學佛次第。故閱藏亦非遜於念佛。再若以閱藏功德。回向生西。則與念佛無異矣。

問　三、獨居靜室面西趺坐。一氣三聲念佛。不敲木魚掐珠合宜否。

答　亦可行。

問　四、家常每餐。隨茶便飯供養三寶。不出生可否。

答　但供。不誦儀文。可以不出生。出生是施衆生食。非關供事。故如欲發心出生施食。亦無不可。

問　五、淨行社啓建大悲佛七受持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再加大悲二字益較誠切是否。

答　亦可。

問　六、諺云燭不點香。香不點燭。又不雙香獨燭。其義何屬。

答　燭是油燈之變相。香燈供養。各有意義。香表戒香。燈表慧明。多少原來不拘。諺語不明了。無甚意義也。

答康自衛居士問節五則

寄東

問　一、淨手咒曰「唵。主迦剌耶。莎訶。」此咒是否人爲假造。

答　淨手咒自出于律部沙彌日誦中。當是律宗古法。非是僞造。又問語中有「人爲假造」一句知居士之於佛法未曾認識。佛菩薩雖已證出世。但在世間渡人。以現人身爲常。佛教所奉之法皆是人類所造。故或爲梵音（印度文）或爲華言。其結集記載。皆有考證。

問　二、絕後者。惡報也。則佛教僧人絕後是否惡報。（請說明是否的緣故）

答　人借父母之精血而生要與父母有宿業關係者。可以借生。然其關係不出恩怨債欠。若是子女來報恩還債。固是好報。若來報怨討債。即是惡報。然則有後且不定是好報。所以絕後亦非定是惡報也。又人生時。在欲界中。都借婬欲。上界中天。亦借貪着之念。佛教人離欲去貪。解脫三界牢籠。即三界中好報亦願捨去。況惡報耶。

問　四、既然是苦的因。那末西方極樂世界的樂。是否苦的因。（請說明是否的緣故）

答　對苦的樂。即少滅苦。便覺是樂。並非眞樂。世間之樂。皆是如此。蓋世間本來是苦也。極樂是絕對的樂。經云。無有衆苦。但受諸樂。即是無苦之樂。是眞樂也。滅苦之樂。樂退仍苦。故曰苦因。若是眞樂。其樂不退。無苦得生。故非苦因也。

問　五、過謗佛者。何以對之。

答　可勸則勸之。不可勸置之不理可也。經云。謗佛者。猶仰天而唾。彼自損耳。於佛何傷。凡學佛者但患已之無學。不患人之謗。

問　六、余性情暴戾。每次怒時。總不能莊服已之瞋心。今居士有何妙法能去余瞋心。請開示。

答　去瞋之法甚易。祇要念自己之無學無能。即是「我不如人」之一念。例如對拂意之境。須想此境不自來。是我招之使來。咎在於已。其想即息矣。（我招之使來一句。須廣義解。或彼以爲可侮而來。或彼慕名而來。或彼求利而來。或是有片面之緣而來。或是宿業所感而來。皆是已招也）

答瞿建龍問三則

幻庵

問　一、淨土決疑論內容之大概。請約略說。

答　淨土決疑論見印光法師文鈔卷二之一。其內容三點。一釋迦本師。因一切法門。仗自力以了生脫死難。故說淨土法門。全仗彌陀願力。合衆生捨穢生淨。易入聖道。二華嚴與淨土之辯。決疑於普賢導歸極樂。三禪宗與淨土之辯。決疑於永明料簡禪淨。

問　二、請詳解「見惑證眞」。又淨土宗信願行之後。亦須有證。其證何在。

答　「見惑證眞」。當是「斷惑證眞」之誤。惑即煩惱所知二障。眞即我法二空眞如。因二障障於二空。故不能通達諸法實相。今二障斷除。則二空理顯。而諸法實相得以通達。親見眞如。故曰證眞。又淨宗行人。以眞信切願力行之功。得於命終往生極樂。則目的已達。有證與否。非所急也。蓋既得往生。行人身心世界。轉穢爲淨。花未開時。爲資糧位。花既開已。見佛聞法。即任運入加行通達二位。故即得到不退轉地。從此進修無滯。而成佛可期。如欲論證。即是通達位所證二空眞如。然此已在往生以後。任運證入。非若在此土修行之難。此淨宗之所以爲易行道耳。

問　三、參禪與止觀法門相同否。請詳說。若一方實行坐禪。一方實行念佛。可否爲出世間上上禪之法。若否敢請詳說上上禪之法

答 參禪（禪宗）與止觀（台賢二宗）法門不同。何以故。參禪不用思惟。止觀則用思惟。其大較也。念佛三昧。為三昧中王。又稱無上深妙禪。且持名一法。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皆可用功。何必以坐禪為急耶

消息

華嚴疏鈔編印會近訊

華嚴疏鈔會排印費。分十組募捐。已募得二十餘萬元。懸談三冊。已經出版。現因工價屢增。尚不敷用。故仍繼續勸募。尚希諸方善信。踴躍參加。完成功德。該會備有華嚴疏鈔編印專號。存書無多。欲得者速向西摩路慈惠里省心蓮社索取。寄費本埠四分外埠八分（上次覺有情第八十七期所載近訊第二條云。凡捐款滿五百元者。可得疏鈔一部。但由得書者承認將來照定價補款後。方陸續寄交。其郵費亦由得書者擔任。按定價係實價之誤。特此更正）

玉佛寺講經開七簡訊

本市檳榔路玉佛禪寺。擇於夏歷四月初六日恭請守培老法師宣講維摩詰經。期內啟建萬年華嚴佛七道場二七日。以資上報下濟。法利同沾云

慧光蓮社改組

江陰楊舍鎮慧光蓮社。成立迄今一載有餘矣。去冬郭聘之老居士西歸。蓮社漸衰落。於古歷二月廿一日開社務協議會提議。調整本社組織經改組、公推興慈老法師為名譽導師。慧三法師為導師。宋慧崇居士興宗元居士為名譽社長，郭本實居士為社董。郭西農為社長兼常務理

演義



天台智者大師（續）

沙門文濤譯述

十二、折憍慢幢

有一位慧邈禪師，在光州也很有點名氣。但他平日的行為都是裝腔作樣的；比方說，他本來無心坐禪的，但他卻故意在人前扳着腿子，威不可犯的樣子坐着。又比方說，大衆都要上殿做功課去，他卻另在別地方拜佛，或看經。總而言之，他本來沒有半點真實道心，卻裝像很有道心一樣。他又在古德先賢的語錄中，拾了一點牙慧，常常在別人面前說出令人似懂非懂的話；而且說話中，故意使別人知道他于「禪宗」有着很相當的悟入，於佛理有着很高深的了解，而一般人呢，大都是你說好，我也說好；你說不好，我也說不好，彼此都是隨着傍人脚跟打圈子的。因此，慧邈禪師的名氣，就這樣的散佈在當時一般人的腦子裏，差不多，當他是一尊活佛。

他還常對門人說：『我所說的佛法，是如獅子吼，其他的法師算得什麼，不過是一羣野干吧了！』一般盲目的人，還讚成他的比喻很切當。

後來顗師的名氣。從大蘇山上，吹到慧邈禪師的耳朵裏，他很不舒服，便起嫉妬心；由嫉妬心而說誹謗的話。再後他決意要到大蘇山去考試，——不，是要去搦顗師的台。

顗師剛靜靜地盤着腿子在誦法華經，忽聽門外『朴，朴，朴，』三彈指聲。

顗師說：『請進來！』接着就見知客師，陪着三位和尚進來。當先一位，年紀大約五十開外，面上有着似笑非笑的顏色。顗師連忙閉上經本，放下腿子，對他很恭敬的頂禮三拜。那和尚這才真的笑了說：不必客氣，不必客氣！』一面但放下左手，算是答禮。他待顗師行禮以後，就問：『你就是智顗法師嗎？』

『不敢當，是的！請問禪師上下！』顗師說。

『我就是慧邈禪師，諒你也總有點聽到過我的名字？』他傲然地答。

『久仰，久仰！』顗師笑了笑說。

『聽說你對於「禪宗」，和經教都很有一點工夫，我所以現在從老遠地方跑上山來，請教請教！』說了，面上又是似笑非笑。

顗師雖然早看透了他的心理，但仍是很志誠謙讓地說：『慚愧，慚愧，淺薄得很！請禪師不吝慈悲，多多指教！』

這時慧邈禪師，老實不客氣，就把在路上想好的幾個自以為很難的問題，次第提出來詰問。顗師在他的各問題上，正面引着經文來解釋答復，側面則依傍宗論來反駁詰問他。慧邈禪師在顗師的反駁詰問中，則不知所措，答非所問。弄得他面上熱一陣，冷一陣，右手不停地在頭上搔着；兩隻眼睛如失了神一般，儘管釘在脚前頭的幾塊磚石看。

自然，糟粃這些東西，一經顗師的出世智慧大風來揚簸，則容易辨識。砂礫的東西，一經「三昧」定水來淘汰，也自然明白了。現在那些一向沈迷在慧邈禪師之門的徒衆們，才知道自己錯誤，才知道師父自誤誤人；同時很欣喜現在有了真正的導師，可以問津，指示迷途了。

四面的樹木，青翠欲滴，路口立着一方示牌，寫着『功德林』三字，他點了點頭進去。只見廣場當中一座很高大的三層樓閣，建築得非常考究，玲瓏。大門是開着的，他大着胆子走進去。仰起頭來一看，匾額上寫着『法身』二大字。裏面的莊嚴，非常美妙，所有擺設，都是稀世的寶物。他想，上層一定還有很妙的東西。於是，他又走上第二層樓梯，門上的匾額寫着『般若』二大字。他站在匾額下息息脚力，一對眼睛看着『般若』二字出神，嘴邊帶着微笑。二層的莊嚴，和第一層一樣；唯所有的擺設，却是一大缸，一大缸的都是清水，清得明白見底。水中透出很微妙的香氣，使人心裏都香得非凡。

他又走上第三層，額上寫着『解脫』兩大字。這層裏面，既沒有擺設，也沒有莊嚴，空空如也。他忽然回憶到自己做小孩子的情形了，他想「如果那時，和一班小朋友，在這里捉迷藏，踢毽子，或別的遊戲，那多麼自在快樂？無絆無縛，不阻不礙。他想到這裏，不覺自笑起來。

他走近窗前，遠遠地看到東邊的泰山，西邊的華山，南邊的衡山，北邊的恆山。又很明白看到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等。他又仰起頭，看看天空；只看玉皇上帝，領着一班天女，在花園中，跳舞唱歌。他覺得上帝眞愚癡，可憐，不知修出世之道；一旦福盡五衰相現，仍然墮落惡道。他再看到非非想天，其餘的天人，身上都很莊嚴；祇有一個天人，天福已盡，一點靈識，直墮到人間的一隻黃牛的頸肉中，做一條小虫。他非常地可憐牠，不

他又想：「天上尙且不免有五衰相現，墮落之苦；還不知地獄裏的衆生，苦到怎樣地步？」於是又低下頭，想看看地獄裏的境界。不料樓閣下面，立着一個老和尙，顛師認得他就是慧遠禪師。傍邊還立着一個人，面帶兇相，磨拳擦掌，挺起喉嚨，對顛師說：

『你怎麼看輕慧遠禪師呢？他所說的法，你怎麼不相信呢？現在你有什麼話，當問我！』

顛師看了這人的態度，就覺得可笑；聽到他的話，知道是來替慧遠禪師出氣，尋事的。但顛師沒有半點慢懼心，同時想：「他們既然來詰問我，自然要對他們說幾句。」於是，就提出話來問他。起初那人尙侃侃而答，而顛師愈問愈深，那人就吶吶答不清了，到得後來，那人的舌頭，如生了大結一般，答不出一句話。顛師乃誡訓他說：

『我告訴二位吧，除了諸法「實相：」其餘一切，都屬魔事！』

顛師說了這話，就不見了二人，同時忽聽鐘聲；醒來纔知自己，做了一夢。

早晨，在吃稀飯時，那個睡在隔壁的師父，對顛師說：『你夜來，說了許多夢話，你自己知道嗎？』

顛師微微一笑，搖搖頭說：『不知道！』

吃過早飯，顛師就到思師房裏，把夢境告訴他聽。

思師說：『大般若經的不退品，你是看過的；我們修行的，有幾種行類相貌，你自然也很知道；經中不是有說「人若說法，神助怖之」兩句話嗎？你日裏折斷慧遠師的「慢幢」，夜間驅逐他的惡黨；可知邪魔，不敵正道，理所當然的啊！』（未完）

雜載

上海靜安寺主辦佛教講座緣起

弘揚佛教。復興佛學。在今天顯然成爲我國社會最迫切的要求。如果不能否認。佛教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崇高的地位。則開展佛教研究的風氣。普及佛學知識的傳播。使一般大衆對釋尊的敎義有明確的認識和熱烈的崇信。應該是刻不容緩的大事。

有着二千五百年歷史的佛教。雖然在世界各地都放射了不滅的光芒。但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緣。佛教却在中國傳弘最廣。影響最深。成就最大。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可是在彼邦。佛教早呈凋零。至今僅殘留了一些古代佛蹟供人憑弔。其他各國。雖也先後傳入了佛教。然而在學說上不是流於褊狹。便是失之混雜。至於博大而不失眞。深入而不割裂。惟有中國的佛教思想足以當之而無媿。這決不是自視甚高的大話。二千年來先人留下的七千餘卷藏經。便提供了顛撲不破的鐵證。

凡是具有歷史常識的人。都得承認。從漢魏以來。佛教給中國文化史輸入了無量的新血液。無論在學術思想史上。文藝美術史上。乃至社會政治史上。佛教都一一蓋上了不可磨滅的巨大烙印。至於在宗教史上。佛教足以俯視一切。更不待論。不管是信仰或反對佛教的人。全不能忽視這偉大的精神力量。爲的要確切估定佛教的文化價値。總結佛教的歷史成果。闡明

佛教的理趣精義。我們必須特別强調復興佛學的迫切要求。

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復興佛學的任務。是因爲痛感到。近二三百年來。中國佛學隨着整個佛教事業的退步。而日趨荒凉。祖先留下的最寶貴的佛學遺產。不但極少有人發揚光大。而且爲人遺忘擱棄。致令湮沒。正如破落的大家庭子弟。一任祖宗傳下的無價之寶。長久埋藏在地下。而不予以發掘。却終日在愁窮嘆苦中虛度歲月。這是我們的深憂。也是我們的恥辱。要挽救二三百年來的頹風。唯有從地窖中發掘和整理祖傳的佛學伏藏。使大衆因親見燦爛的寶光。而歡喜讚歎。發生信願。使中國的佛教理論因大衆的擁護和佛門的傳弘。而發揚光大。與時俱進。特別要使釋迦世尊創立的偉大教義。因普遍的傳播與精深的研究。而顯揚無邊法力。攝化無量衆生。

自然。二千五百年來的三藏經典。浩瀚無涯。其義理又高深無比。我們凡夫即使窮畢生之力。也未必能研習完全。但我們決不能因此望而却步。或中途退轉。如果抱定登入寶山誓不空手而回的願心。勤修精進。勇猛學習。必能克服一切困難。在無量寶藏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基於以上的願望和信念。我們決定在本寺創設佛教講座。我們深知自己力量的棉薄和當前環境的艱困。然而大衆的苦難和事勢的要求。加强了我們的決心。鼓起了我們的勇氣。我們不敢以大開講筵自命。只是希望在弘揚佛教復興佛學的使命之下。盡一點涓流作用。匯台無數涓流。不就可以成功汪洋澎湃的長江大川嗎。

我們深信和我們抱有同一志趣的人決不在少。佛教講座一方面是要救濟一般大衆的知識饑荒。另一方面是要加深佛學理論的專門研究。所以希望同時能夠做到普及和深入。我們決定敦請佛教各宗飽學的高僧和新知舊學海通的佛教學者。分期講學。但以諸事草創。規模蠡陋。不能不請求熱心佛教學術的社會人士予以匡扶贊助。而一經開辦。我們自當堅持不懈。勉力求進。以期不負聽講諸君的熱忱和厚意。因此。我們熱烈歡迎各界士女參加聽習。我們確信。聽講諸君如能發心勤學。積以歲月。不難正確了解佛教的眞義。這不僅是本寺的光榮。而且是大衆的利益。

上海靜安寺佛教講座簡章

第一條 本講座專以弘揚佛教爲宗旨。不分宗派。舉凡小乘空有。大乘性相。律密禪淨。皆敦請專門名德。分期講學。

第二條 本講座聽講員。不分性別。不限年齡不拘宗教。凡發心前來聽講者。皆得爲聽講員。

第三條 本講座不限學年。惟每年分春季秋季二期。春期自二月至五月。秋期自八月至十一月。共八個月。每逢星期一日。星期三日星期五日。於下午七時至九時講授。

第四條 本講座所講授各宗學科暫定如下

俱舍學 成實學 唯識學 三論學 賢首學

天台學 禪宗學 密宗學 淨土學 在家律學

禪學理學 佛教與各種宗教比較學 佛教與哲學、科學、文學之關係 以上所列衆各學科。得由講師臨時指定依據何經何論何課本。或自編講義講授之。

第五條 本講座聽講員於聽講某一學科感覺有特別興趣而欲求專門深造者。得聯合十人以上。向本講座要求別設某一學科研究組。請講師隨時指導研究方法。

第六條 本講座不收聽講費。亦不供聽講員膳宿。

第七條 欲爲本講座聽講員者。須先向本寺事務處報名。經本講座准許後。發給聽講證聽講。

第八條 本講座第一期自本年四月起開始講授。

第九條 本講座附設學術星期講座。每逢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延請學術先進講演。歡迎各界隨時隨意參加聽講。

第十條 本講座設於上海靜安寺。

募建鹿苑淨行蓮社緣起

蓋聞六字眞宗。蓮風胥揚於東晉。三根普被。法雨偏潤乎南洲。如來設教。悲大地之冥濛。金口垂型。救羣生於蠢擾。廬山本普仁第十祖師道場。鹿苑乃釋尊初轉法輪聖地。雖非印度之蹟實。恰同佛國之雄名。在昔印光恩師遺言。道是鹿苑寺之古基。茲爾現前大衆發心。議建淨行蓮社新舍。溯己卯歲。會春二月。假南禪淸節之堂。集善男信女之士。朔望念佛。迄今三年。歸心佛子。與日俱增。地隘人繁。室難容膝。亟待興建佛堂。藉復舊觀。方可繼往開來。用安大衆。雖磕磕移山。甘效愚公之志。而空空無米。難爲巧婦之炊。不克獨力之扶。要必賴衆擎以舉。謹陳一紙蕪文。徧告四方碩德。羣策羣力。同培殊勝之勛。大慈大悲。悉發檀施之願。闢舍衛祇園。功在布金之須達。築莊嚴梵刹。德欽捨宅之希文。伏惟樂善英豪。疏財義士。慷慨解囊。共襄善業。會衆流爲瀛渤。聚拳石爲須彌。但願寶殿圓成。冀慈航而普渡。金身常住。轉廣大之法輪。淸磬洪鐘。喚醒濁惡沈迷之夢。經聲佛號。導歸淸淨安樂之鄉。樂善好施者。咸證菩提。恭敬禮拜者。同登覺岸。福德與河山並永。慧光共日月常明矣。是爲啓。

維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九歲在壬午桂月志西陸善仲謹撰

大藏一覽集

明寂德隆婆塞陳實編

禮佛頓獲五種福　持患皆消百八惑

珠林舉增一阿含經云。禮佛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二得好聲。以歌詠佛等正覺故。三多饒財。以具香華為供養故。四生處高貴。以膝著地長跪禮故。五生天上。以念佛功法應謝故。

木患經云。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能修行。願賜易修要法。佛告王言。若欲滅除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零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恆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患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子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追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載。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善奉行。

臨難一稱南無佛　隨聲大救滿船人

智度論云。念佛三昧有大福德。能度衆生。如昔日有估客五百。入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是實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我曹了矣。各求諸天神衆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應。中有五戒優婆塞語衆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佛故。得免死厄。

珠林譬喻經云。昔有國王。殺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王便一心稱念。盡夜不絕。至於七日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法華偈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四方山合王何計　一念檀修自可超

涅槃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有親信人從四方來各作是言。有四大山從四方來欲害人民。當設何計。王言。世尊。設有此來無逃避處。唯當專心持戒布施。我即讚言。善哉大王。我說四山。即是衆生生老病死。常來切人。云何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稱果。佛告大王。於人天中多受快樂。

受佛付囑賓頭盧　為世福田檀越供

珠林云。賓頭盧尊者受佛敎勅。為末法人作大福田。有一長者。凡三次如法施設大會至心敬請。於氍毹下遍敷好花驗之。大衆食訖。發視氍毹之下。花悉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從何來。復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有一上座告之。三會請我皆來。以我年老。衣服弊壞。汝即自奴門中見遮。我遂強入。被打頭破。右額瘡是。第二會來。復打。額中瘡是。第三會來。復打。左額瘡是。汝自為之。何所懊惱。言已不見。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以來。諸人沒福。皆不遮門。精誠感徹。無不至也。或在上坐。或中下坐。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坐花不萎。乃知之矣。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九俗。全不愛佛。及於聖僧。如經所說。施主閤家虔誠。預前七日。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幡蓋。散衆雜花。手執香爐。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於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受弟子請。降屈聖儀。若是貧家。無好香花。復無安置之處。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次聖僧座。敷設新淨軟物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是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坐不得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花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高處安置。尺六以下。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坐。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然燈燒香。冬夏四時。隨宜供養。豈得互用。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若是隨家常食每旦及午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功德無量。

——待續——